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CHEKHOV

#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俄罗斯〕契诃夫 著 童道明 等 译



上海人民书店

## 编者的话

谁能解开契诃夫心中永恒的孤独？谁能在浮世中品尝他忧郁的陈酿？谁又能体会到他的笔下人性的暖光？契诃夫为什么能铭刻在每个深刻懂得活着意义的人心上，成为永恒？因为契诃夫的作品包涵着人类永恒的思索、永恒的困顿和永恒的希望。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人生在契诃夫的笔下是忧伤的。《苦恼》中马车夫姚纳的儿子死了，丧子之痛，无人可诉，他只好孤单一一人，寂静和苦恼向他袭来，而且变本加厉地折磨着他的心胸。“小母马嚼着草，倾听着……姚纳讲得出神了，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讲给了它听。”如此安静的结局，却仿佛轻轻敲打着每一个为之动容的人的心。《带小狗的女人》中“只是到了现在，到了他的头发开始变白的时候，他才爱上了；认真地爱，真正地爱，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契诃夫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爱，而此时鬓已斑白。这迟来的爱情令人哀叹、伤痛之余，反心生慰藉，如果没有沉痛的过往，怎会有而今刻骨铭心的相遇？《忧伤》中“镞工哭了起来。他又是忧愁，又是烦恼。他想，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过去得多么快呵！”他的妻子死了，可为什么这样快呢？什么都来不及……道尽人生最大的憾事：没有为你做到的时候，你却已经离去。死亡在契诃夫的笔下简单、纯净，然而这种单纯反倒牵动了生者之隐痛。契诃夫笔下的各种情感的源头都是忧伤，而这忧伤来自于一个孤独、神圣的人性深处所发出的光芒，它照射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如阳光一样自然，是他让我们看到人生中的现实，现实中的哀伤，忧伤中的平淡，

平淡中的希望。

当漫步在亲手建成的花园之中的时候，当徜徉在落日的金色余晖下的时候，当行进在俄罗斯广袤的草原和漂流在波涛滚滚的阿穆尔河上的时候，契诃夫体味着与大自然亲近所带来的幸福，因而，他的文字质朴而宁静。然而契诃夫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是一名医生。他注视着国民那灰色、可怜却又不思改进的生活，忍不住以笔作刀，犀利精准地解剖国民的麻木与奴性。他带着忧郁而痛心的微笑，告诉人们：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高尔基曾说：“我们读安东·契诃夫的小说时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在一个悒郁的晚秋的日子里，空气十分明净，光秃的树木，窄小的房屋和带灰色的人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切都是奇怪地孤寂的，静止的，无力的……他的心灵跟秋天的太阳一样，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坍塌的道路，曲折的街道，窄小潮湿的房屋，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给倦怠和懒惰闷得透不过气来……”

契诃夫离开我们已经一个世纪了，而他在我们眼中，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一样遥远。当我们宁静下来仰望星空的时候，想到那些曾经感动过契诃夫的永恒的问题，如今他又用静静的文字，静静的灵魂抚慰我们的心灵，此刻，契诃夫离我们是最近的。

2009年5月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CHEKHOV

ANTON PAVLOVICH  
CHEKHOV

## 目 录

套中人·····	1
灯火·····	15
变色龙·····	53
玩笑·····	57
在别墅里·····	62
薇罗奇卡·····	68
邻居·····	82
万卡·····	101
坏孩子·····	106
安娜套在颈子上·····	109
大小瓦洛佳·····	121
未婚妻·····	134
药内奇·····	155
美女·····	175
喀希坦卡·····	184
苦恼·····	205
欣喜·····	212
大学生·····	215
带小狗的女人·····	219
忧伤·····	237

## CONTENTS

THE MAN IN A CASE.....	1
LIGHTS.....	15
A CHAMELEON.....	54
A JOKE.....	58
AT A SUMMER VILLA.....	63
VEROTCHKA.....	69
NEIGHBOURS.....	83
VANKA.....	103
THAT WRETCHED BOY.....	108
'ANNA ON THE NECK'.....	111
THE TWO VOLODYAS.....	125
BETROTHED.....	138
IONITCH.....	159
THE BEAUTIES.....	179
KASHTANKA.....	188
MISERY.....	209
JOY.....	215
THE STUDENT.....	218
THE LADY WITH THE DOG.....	222
SORROW.....	240

## 套中人

在米罗诺辛茨基村的尽头，在村长普罗柯非耶家的板棚里，误了点的猎人准备留宿过夜。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很古怪的复姓——奇姆沙-吉马拉耶斯基，这和他显然不匹配，所以省里的人干脆叫他的本名和父名，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每年夏天都要到伯爵家做客，他早就是这个地区的熟人。

他们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瘦瘦的高个子老头，留着长须，坐在门口抽烟，明月照亮了他。布尔金躺在屋里的干草堆上，人影消失在黑暗中。

他们说了很多故事，顺便也说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一个很健康也不笨的女人，这一辈子她竟然没有出过这个村子，她既没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而最近十年她整天守着灶台，只有到了夜间才上街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布尔金说，“那种生性孤独，像寄生蟹或蜗牛那样拼命躲进自己的外壳里的人，在这个世上并不少。也许，这是隔世遗传，又回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时代，那时的人还不是群居动物，而是单个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中，或许，这不过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有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不研究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有的现象。也是，不必往远了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个叫别

里科夫的人，希腊语教师，是我的同事。想必你也听说过他。他名声在外，是因为他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出门，也穿上套鞋，带上雨伞，而且还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

他的雨伞装在套子里，他的怀表也装在皮套子里，而当他掏出小刀削铅笔的时候，那小刀也放在一个小套子里，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子里，因为它总是藏在拉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塞上棉花，要是坐马车出行，一定吩咐把车篷支起。总而言之，这个人有一种恒久的、不可抗拒的心愿，力图用外壳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好比给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让他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了他，吓了他，使他总是处于恐慌之中；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和对现实生活的憎恶作辩解，他不遗余力地赞美过去，赞美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他讲授的古代语言，对于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双套鞋，一把伞，借助它们回避现实生活。

“噢，希腊语多么悦耳，多么美妙！”他带着甜美的表情说道，为了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他眯缝着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念道：“安特洛普斯！”

别里科夫也极力把自己的思想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有发布什么禁令的政府告示和报纸社论，才是一目了然的。当有份告示禁止中学生在晚上九点过后上街，或是有篇报纸的文章鼓吹禁止性爱，他就觉得一清二楚，发出禁令——了百了。他认为在一切的开禁和允许里，都包含着某种可疑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而当有关部门批准在城里成立剧社，或是开设阅览室和茶座，他就摇摇头轻声说道：

“这，当然，好倒是好，但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

一切偏离章程，有点出格的事，都会让他垂头丧气，尽管，这与他有何相干呢？如果有个同事没有准点参加祷告仪式，或是听说中学生调皮捣蛋，或是看到女教师晚上和军官在一起散步，他就会激动起来，反复说，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在学校的



教务会上，他用自己的谨小慎微，神经过敏，以及他那类套子式的议论压迫着我们，他认为男校和女校的年轻人都行为不轨，教室里闹得不成体统，他说，这怎么会不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啊，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他还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了，倒是很好。结果怎么样？他用他的一声声叹息和哀怨，用他那副贴在小白脸上的黑眼镜——您知道，他的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来压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我们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操行分数压低，给他俩关了禁闭，而最后还是把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开除了事。他有个奇怪的习癖——常来我们宿舍走动。他到了一位教师家里，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像是要侦探什么似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走了。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友善关系”，但很明显，来看望我们，枯坐一两个小时，在他是件痛苦的事，他来探望我们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在尽一份同事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师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倒是想想，我们教师都是有头脑的人，他们的品行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熏陶，而这个总是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的人，却整整十五年把整个学校捏在自己的手心里！学校算得了什么？整个城市都被他捏在手心里！我们的妇女到了星期六不敢举办业余戏剧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有他在场，神父不敢吃肉，不敢打牌。在像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城市的居民变得害怕一切。害怕大声说话，害怕邮寄书信，害怕结交朋友，害怕阅读书籍，害怕接济穷人，害怕学习文化。

伊凡·伊凡内奇咳嗽了一声，想说点什么，他先吸了口烟，看了看月亮，然后才抑扬顿挫地说道：“是啊，有头脑、有品行的人，读着谢德林的书、屠格涅夫的书，还读勃克尔等等名家的书，可是却忍气吞声，服从管制……事情就是这样。”

“别里科夫和我是邻居。”布尔金继续说。同一层楼房，门

对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家里也是这一套：睡衣，睡帽，门闩，百叶窗，种种禁忌，种种忌讳，还有——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乱子来！吃素有害，而吃荤又不行，因为怕别人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于是他要吃用奶油炸过的小鲈鱼，这虽然不是素菜，但也不能说是荤腥。他不用女仆，怕别人说他闲话，就雇了阿法纳西来当厨子，这是个六十岁的老头，爱喝酒，头脑不清醒，以前当过勤务兵，多少能烧点菜。阿法纳西经常站在门口，手臂交叉在胸前，总是唉声叹气，反复嘟囔这样一句：

“现在像他们这样的人有的是！”

他的卧室很小，像个木头匣子，床上挂着蚊帐。他上床睡觉总是用被子裹着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吹打着紧闭的房门，炉子也嗡嗡作响；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那是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子里头感到恐惧。他担心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担心阿法纳西会宰了他，担心会有小偷破门而入。于是他做了一夜的噩梦，早上我和他一起去学校，一路上他脸色苍白，郁郁寡欢，看得出来，他要去那所人声鼎沸的学校，让他恐慌与厌恶，和我结伴同行，对于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也是件苦事。

“我们学校的教室里太闹了”，他这样说，像是要为自己的沉闷心情找到原因，“太不像话。”

您倒是想一想，这位希腊语教师，这位套子里的人差一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迅速瞅了瞅板棚说道：

“您是在开玩笑！”

真的，差一点结了婚，不管这有多么奇怪。我们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员，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克，是乌克兰人。他不一个人来的，他的胞妹瓦莲卡也跟来了。他年轻，皮肤黝黑，个头很高，手掌很大，从他的长相就能猜想他用低音说话，他的嗓音的确像是从木桶里传出来的：“嘭嘭嘭”……而她已经不年轻，

有三十岁了，但身材也很高，长得丰满，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不是女人，是水晶软糖，她是那么活泼、机敏，总是哼唱乌克兰民歌，总是笑声朗朗。她动不动就发出爽朗的笑声：“哈哈！”和柯瓦连克兄妹的第一次真正相识，是在校长的命名日聚餐会上。在一群严肃的、老气横秋的、把参加命名日聚餐都看成应付差事的教师中间，我们突然看到一位新的阿芙罗基黛爱神浮出了水面：她两手叉腰来回走动，她笑着，唱着，跳着……她带着感情唱了《风之歌》，然后又唱了支歌，然后又是一支歌，她把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里科夫在内，都迷住了。别里科夫坐到她跟前，堆着甜蜜的笑容，说：“乌克兰语的柔和与悦耳能让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话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于是她开始带着感情，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起她家在加德雅契县有个庄园，她妈现在就住在庄园里。那里有多么好的凤梨，多么好的甜瓜，多么好的卡巴卡呀！乌克兰人管南瓜叫卡巴卡，管小酒店叫什恩卡，他们用红颜色的甜菜和青菜熬出来的菜汤“非常好吃，简直是好吃死了！”

我们听着听着，突然间在我们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相同的念头。

“让他们结成夫妻，倒也很好。”校长太太轻声对人说。

我们大家终于想到，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是个单身汉，我们开始感到奇怪，我们到现在为止竟然没有发现，完全忽略了他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细节。他对女人有什么样的基本看法，他如何为自己解决这个终身大事？早先这样的问题完全不会让我们感兴趣，我们甚至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不管什么天气都要穿雨鞋上街，天天都挂着帐子睡觉的人会谈恋爱。

“他已经四十开外，而她三十岁……”校长太太说明自己的想法。“我以为，她可以嫁给他。”

在我们外省，由于寂寞无聊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有多少不应该做的荒唐事！这是因为完全不做正经事！就说这个别里

科夫吧，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他是个未婚夫，可我们突然间为什么要操心替他做媒？校长太太、训导主任太太和所有我们学校的女士们全都活跃起来了，甚至变得标致了，好像一下子看见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订了个包厢，瞧——在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她扇着扇子，喜形于色，她旁边是别里科夫，他蜷着身子，小得可怜，像是有人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到这里来的。我要举办游艺晚会，女士们便要求我务必把别里科夫和瓦莲卡请到。总而言之，机器开动了。而且发现，瓦莲卡也不反对嫁人。她和哥哥住在一起并不愉快，就知道整天争吵与对骂。您瞧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克在街上行走，是个高个儿壮汉，穿着绣花衬衣，一缕头发从帽檐落在额头；他一手拿着一包书，另一只手拄着一根多节的粗棍。妹妹走在他身后，也拿着一包书。

“米哈依里克，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她大声争辩，“我敢向你发誓，你压根没有读过！”

“而我要对你说，我读过了！”柯瓦连克大声喊道，用木棍敲打着人行道。

“米契克，我的上帝！你干吗发火，我们是在进行原则性的对话。”

“而我要对你说，我读过了！”柯瓦连克喊得更响了。

而在家，即便当着外人的面，也会互相吵骂。大概，这样的生活让她太厌倦了，她想要有个自己的家，而且也不能忽略年龄；现在已经不好挑三拣四，能嫁个人就行，甚至嫁给希腊文教师。对于我们大多数妇女来说，嫁给谁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嫁出去。不管怎么样，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常去柯瓦连克家里，就像常常来看我们一样。他一到那里，就坐下来，一言不发。他一言不发，瓦莲卡则给他唱《风之歌》，或是用她那双黑眼睛瞧着他，要不就突然大笑起来：

“哈哈！”

在情爱方面，尤其是在婚姻上，诱导能起很大作用。所有的人——无论是同事们还是同事的太太们——都试图让别里科夫相信他应该结婚，除了结婚之外，在他生活中再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都向他道喜，都用严肃的口吻讲着各种无聊的套话，不外是婚姻是终身大事，况且瓦莲卡长得不错，也有品位，她还是五品文官的女儿，还有一处庄园，而更重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他态度亲切的女人，——他终于昏了头，觉得自己的确应该结婚。

“应该把他的雨鞋、雨伞拿走才对。”伊凡·伊凡内奇这样说。

你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把瓦莲卡的照片放到了自己的书架上，他照样来我这里，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去柯瓦连克家里，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他人变瘦了，脸色更加苍白，他像是更深地陷进了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萨维什娜我喜欢，”他苦笑着轻声对我说，“我也知道，每个人都应该结婚，但……您要知道，这一切来得过于突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还考虑什么？”我对他说，“结婚就完事了。”

“不，结婚是终身大事。应当首先估量一下眼前的职责和义务……免得以后出什么乱子。这太让我担心了，我现在天天失眠。我得承认，我心里害怕：她和她哥哥的思想很奇怪，他们的言论，知道吗，也很离奇，性格也很张扬。结婚了，然后少不了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没有求婚，一味地拖延，这让校长太太和我们的其他女士深感遗憾。他一直在估量眼前的职责和义务，与此同时他几乎每天与瓦莲卡出去散步，可能他以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行事。他也来看我，谈论家庭生活。如果没有出现一场轩然大波，很有可能他终于会求婚，从容不迫地完成一桩无聊而愚蠢的婚事，在

我们这里，由于寂寞和无所事事而造就的这类婚事数以千计。应该指出，瓦莲卡的哥哥柯瓦连克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憎恶他，忍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柯瓦连克耸耸肩，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忍受这个告密者，这副讨厌的嘴脸。哎嘿，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太压抑、太恶浊。你们难道是教书先生？你们是群小官僚，你们这地方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衙门，而且散发着只有在警察局里才能闻到的臭气。不的，兄弟们，我和你们再相处一阵就回自己的庄园，我将在那里捕鱼捉虾，教乌克兰的小孩读书识字。我会走的，让你们和自己的犹太留在这里，一起倒霉。”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或是粗声粗气，或是细声细气，或是用尖利的嗓音，两手一推问我：“他到我家来干什么？他需要什么？他坐着，瞪着眼睛看着。”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名副其实的蜘蛛”。可以理解，我们避免和他说起他妹妹正想嫁给这只“蜘蛛”。但有一次校长太太向他暗示说，要是能促成他妹妹和别里科夫这样体面、受人尊敬的男人结为夫妻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便阴沉下了脸嘟囔说：

“这不关我什么事。哪怕她嫁给一条蟒蛇。我不爱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请听以后发生的事。有个淘气鬼画了一幅漫画：别里科夫在走着，穿着雨鞋，卷着裤腿，打着雨伞，旁边走着瓦莲卡，俩人手挽着手，下边有一行字：“恋爱中的安特洛普斯。”画家可能干了不止一个通宵，因为不管是男校或是女校，或是师范学校的教师们，以及各种官员们，人人都收到了这样一份漫画。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份。这幅漫画使他苦不堪言。

我们一道出了门，这天是礼拜日，恰好是五月一日，我们所

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步行出城到一个树林子去，我们走出来的时候，他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竟然有这样良心不好的恶人！”他说，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对他产生了怜悯。我们走着，突然间，您倒想想，柯瓦连克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在他身后，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疲劳的样子，但兴高采烈，情绪极好。

“我们，”她喊道，“在前面走！天气太好了，好得要命！”

两个人影消失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由铁青变成惨白，人像是一下子僵住了。他停下来看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也许，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师和妇女骑自行车也合体统？”

“有什么不合体统的？”我这样说，“就让他们骑个痛快好了。”

“这怎么可以？”他大声吼道，惊讶于我的平心静气，“您在说些什么呀！”

他受到那样的震动，以至于不想再往前赶路，便返回了家中。

第二天，他不住地搓手，身子也神经质地抖动着，从脸色看得出来，他也没有吃午饭。尽管还是夏天的天气，但晚间他穿得暖暖的，缓步来到了柯瓦连克家。瓦莲卡不在，他只是碰到了她哥哥。

“请坐。”柯瓦连克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睡眠惺忪，午饭过后刚打了盹儿，情绪极坏。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之后，说：

“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负担。我很痛苦，很痛苦。有个爱造谣的家伙给我和一位你我都熟悉的女士画了幅漫画。我以为有责任向您申明，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没有做出什么可以让人如此嘲弄我的事情。相反，我一直是像一个正派人的样子行事的。”

柯瓦连克坐着，沉默着，心里火冒三丈。别里科夫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轻声地、伤感地说道：

“我还要对您说几句。我教书已有不少年头，而您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作为一个老教师认为有责任提醒您。您骑自行车，这种娱乐对于一个青少年教育工作者是绝对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克压低了嗓子问。

“这难道还需要解释，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如果老师能骑自行车，那么学生应该干什么？他们就可以两脚朝天，拿着大顶走道？既然行政当局没有颁布告示允许做，就不能做。我昨天真是大惊失色呵！当我看到您妹妹的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一个妇女或者是一位姑娘骑在自行车上——这太可怕了！”

“您究竟是想要什么？”

“——我就需要做一件事——给您提个醒儿，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您前程万里，您应该非常谨慎行事才对，可您的行为是那样的不检点，那样的不检点！您穿着绣花衬衣出门，常常抱着些什么书本上街；现在又是骑上自行车。校长早晚会知道您和您妹妹骑自行车的事，然后再传到督学那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妹妹骑自行车，不关任何人的什么事！”柯瓦连克说，脸孔涨得通红，“而谁要是干涉我的家庭私事，我就让他滚得远远的。”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吻与我说话，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他又说：“但请您以后永远不要当着我的面这么议论上司。对待上级行政当局您应该有所尊敬。”

“我难道说了什么行政当局的坏话？”柯瓦连克问道，用憎恶的眼光瞧着他，“我是个正大光明的人，我不想跟像您这样的



先生交谈。我不喜欢爱告密的小人。”

别里科夫张皇失措了，他急匆匆地穿上大衣，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要知道他这是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粗鲁的话。

“您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这样说，一边走出门厅朝楼梯口走去，“我只是需要预先向您申明一下，可能有什么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避免有人曲解我们的谈话，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向校长如实报告……主要的内容。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呀！”

柯瓦连克从身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推了一下，别里科夫便连同他的雨鞋一起带了响声滚到了楼梯下。楼梯又高又陡，但滚下楼梯的别里科夫安然无恙，他站起身来，摸摸鼻子：眼镜是否完整无损？但就在他顺着楼梯往下滚动的时候，瓦莲卡带着两位女士回到了家里；她们在楼梯下站着，看着，这在别里科夫是最最可怕的了。看来，他宁肯摔断颈脖子和两条腿，也不当别人的笑柄。要知道，现在这件事会传得满城风雨，会传进校长和督学的耳朵里，啊嘿，这怎么会不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然后会有人画新的漫画，最后只有奉命辞职了事……

当他站起身来，瓦莲卡认出了他，瞅着他可笑的面孔，他的皱巴巴的大衣，他的一双雨鞋，她不了解事情的原委，还以为这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了楼去，便忍不住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响彻整个屋子：

“哈哈！”

这一串银铃般的“哈哈”的笑声把一切都了结了：了结了这门婚事，了结了别里科夫的人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他也什么都看不见。回到自己家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桌子上撤去瓦莲卡的照片，然后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是否应该去请医生，因为